



增
长
的
极
限

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

李宝恒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特约编辑：朱嘉明

责任编辑：傅世悌

封面设计：曹力

插图：曹力

走向未来丛书

增 长 的 极 限

李宝恒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6 字数118千
1983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700册

书号：4 118·20

定价：0.94 元

编者献辞

3/55/29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

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领导下，我们编辑了这套《走向未来》丛书。

她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译序

早在七十年代《增长的极限》问
1世之初，由于它在世界上，特别是在
西方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大，已经引起
了我的注意。但是，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动乱之中，
连原文都得不到，译成中文出版就更说不上了。

1979年和1980年，我先后参加了两次未来学方
面的国际会议，对《罗马俱乐部》及其创始人奥莱
里欧·佩切依博士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及其研究方
法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
深入展开，在许多学术会议和学术论著中，讨论和
评述这本书的言论和文章也越来越多了。可是，许
多议论这本书的同志，似乎并没有读过全文，而是

根据第二手的摘录、乃至第三手的转引，这就难免以偏概全，论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了。一些同志希望我能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去年春天病后休养时，《走向未来》丛书的青年同志来访，谈起丛书的编辑宗旨，希望我著书，记录我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这一代是同新中国同命运的，从五十年代开始走向生活以来，始终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即便在动乱年代里，尽管心情忧愤，但是，追溯故国的历史，展望人民的未来，对中华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明天——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是坚定不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领导新中国跨进了新时代。在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时间里，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以至整个人类将经历新的产业革命，将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能在未来一百年中对人类历史作出伟大的新贡献。但是，我们面临的历程必然是艰难的历程。因为，向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必然要经历深刻的社会改革，也就是要经历深刻的社会革命。如何改革，还有待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严肃的研究和实验，仓促命笔，草率著书，为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所不取。

为了同青年同志们一起把我们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引向深入，我觉得，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研究《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及其方法，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决定先把这本书翻成中文。

2

《增长的极限》是有世界影响的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4月成立以后提出的一个研究报告。从1972年公开发表至今，已先后被译成34种文字，发行600万册，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方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对这本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这个研究报告在七十年代初提出时，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空前繁荣的所谓“黄金时代”，用报告中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重大幻想的时期”。因此，对于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面临空前困境的预言，人们根本听不进去。但是，到了1973年，风云突变，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石油危机”。原油价格上涨四倍，经济

立即陷入了严重混乱，“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西方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1979～1980年，原油价格第二次飞涨，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深深地陷进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泥潭。1980年起到今年二月，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战后最严重、最持久、最深刻的一次经济危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1980和1981年，只有1%，1982年，进一步下降到0.75%。工厂开工不足，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猛增，通货膨胀严重。最近虽有复苏，但很微弱，且不稳定。从中长期看，西方经济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那样持续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更加困难。因此，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预言，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活生生的现实，不再使人感到危言耸听了。但是，这次工业化的增长率下降，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因素的制约，而在于社会因素的制约。

3

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一读，不在于它是西方未来研究方面悲观学派的代表作，

也不在于作者们对人类未来所作的结论，而在于《增长的极限》在西方世界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清醒地提出了“全球性问题”：1、人口问题，工2、工业化的资金问题，3、粮食问题，4、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5、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我们当前的现实已经证明，这些问题同样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认真思考和慎重对待的重大问题，必须作出正确的决策，坚持不懈地切实地加以解决，否则会造成严重后果。

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一个里程碑，世界的注意力已经在认真考虑这个报告提出的基本论点了”。这句话是符合实际的。因此，尽管有非常“革命的”理论家，给《增长的极限》贴上了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标签，断言这本书“实质上不过是新形势下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版”。但是，只要我们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就不必害怕中毒。谈一谈，想一想，还是有好处的。

就拿人口问题来说吧，我们曾经以为，人多好办事，对呼吁控制人口的学者错误地开展批判，结果，我国人口迅速地超过了十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整个国家处于超负荷运转的被动状态。人均

粮食不足，人均资源不足，工业化资金有限，生态平衡被破坏，等等，都是人口众多的结果。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问题都离不开人口问题。中国和美国，国土面积差不多，粮食总产产量也差不多。但是，中国有十亿人口，美国只有二亿人口。因此，美国人均粮食 3,000 斤，而我国只有 600 斤。我们是唯物论者，提倡实事求是，就不能不记住，我国有十亿人口，就不能忽视这个大问题。当然，对于人口问题，我们早已重视了，似乎没有必要反复强调了。可是，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是否已经受到普遍的重视呢？难道不值得我们想一想吗？

《增长的极限》还有一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的研究方法。作者们是自然科学家，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他们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密切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议论来冒充科学论证。这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为使它们协调发展，必须大力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促进交叉学科的健康发展。在这方面，我国科学技术界也

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的领导者，决策者已经向我们提出了重大研究课题。我们再也不能固步自封了，而必须突破陈腐的传统观念，大踏步地迎头赶上。

4

但是，这本书的问题也很明显。首先是，作者们只研究限制增长的自然因素，完全避开了限制增长的社会因素。历史和现实已经一再证明，特定历史时期限制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自然因素，而是社会因素——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还有精神因素。近年来，罗马俱乐部提出的新的研究报告，已经开始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制度过时了，需要政治革新，需要新的的哲学、伦理和信仰的精神力量。这实质上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经过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没落。他们开始意识到，单靠物质和技术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危机问题，还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寻求新的精神支柱。怎么办呢？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提不出正确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低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批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头脑发热，

认为科学技术在创造新社会中有首要作用。但是，最近，他们论述微电子学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时，观点有变化。佩切依博士就认为，微电子学的出现，“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能够使千百万人摆脱绝望的贫困，使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以微电子学为标志的新的产业革命的曙光已经照亮了人类的未来。新的产业革命必将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增长的极限”，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新的产业革命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向美好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增长的极限”，认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吧！

李宝恒

1983、11、16

献给奥莱里欧·佩切依博士，他对人类的极度关切，鼓舞着我们和其他许多人来思考世界各种长期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计划小组

丹尼斯·L·米都斯博士，指导者，美国

艾莉森·A·安德森博士，美国（污染）

杰伊·M·安德森博士，美国（污染）

艾尔耶斯·贝亚，土耳其（农业）

威廉·W·贝伦第三，美国（资源）

法赫德·哈基姆泽德，伊朗（人口）

斯蒂芬·哈博特博士，西德（社会政治动向）

朱迪思·A·马亨，美国（管理）

唐纳拉·H·米都斯博士，美国（人口）

彼得·米林，德国（资本）

尼玛拉·S·墨西，印度（人口）

罗杰斯·F·尼尔，美国（资源）
约根·兰德斯，挪威（污染）
斯蒂芬·山切斯，美国（农业）
约翰·A·西格，美国（管理）
玛丽琳·威廉斯，美国（文献）
埃里希·K·O·赞恩，德国（农业）